

崇文館

禪解儒道丛书

[明] 憨山 著 ○ 梅愚 (点校)

# 庄子内篇注



《庄子》一书，乃《老子》之注疏。  
予尝谓老子之有庄，如孔之有孟。  
若悟彻老子之道，后观此书，  
全从彼中变化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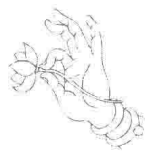


宗文館

禅解儒道丛书

[明] 憨山 著 ○ 梅愚 (点校)

# 庄子内篇注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庄子内篇注 / (明) 憨山著; 梅愚点校. — 武汉: 崇文书局, 2015.9  
ISBN 978-7-5403-3996-8

I. ①庄… II. ①憨… ②梅… III. ①道家 ②《庄子》—研究 IV. ①B223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97250 号

## 庄子内篇注

---

-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有限公司  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11 层 430070)
- 营销电话 027-87393855 传真: 027-87679712
- 印 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- 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- 印 张 5
- 字 数 90 千字
-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
-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- 印 数 1 - 10000 册
- 书 号 ISBN 978-7-5403-3996-8
- 定 价 16.00 元
-

## 整理说明

一、本书以清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金陵刻经处刊本为底本。附录《憨山绪言》，乃憨山最早有关三教会通之论述，以《龙藏》中《憨山大师梦游全集》卷四十五所收的《憨山绪言》为底本。

二、原书为繁体竖排，文中已有分段；今改为简体（为避免歧义，保留了若干异体字、通假字）横排，并依文义对原有分段予以细化，且施以现代标点。校正字词有讹误者，于脚注中标出。

三、书中《庄子内篇》原文依据憨山的“注”进行句读。

四、本书共七篇，金陵刻经处刊本分为四卷，即《逍遥游》为卷一、《齐物论》和《养生主》为卷二、《人间世》和《德充符》为卷三、《大宗师》和《应帝王》为卷四。

五、《庄子内篇》中的每一篇，憨山分为若干节予以注释。为方便阅读，本书在憨山所分的每一节前添加篇和节的序号，如“1.1”表示《庄子内篇》原文的第一篇之第一节。附录《憨山绪言》共79条，每条前添加序号。

# 目 录

## 庄子内篇注卷之一

- 逍遥游第一 ..... 3

## 庄子内篇注卷之二

- 齐物论第二 ..... 18  
养生主第三 ..... 59

## 庄子内篇注卷之三

- 人间世第四 ..... 66  
德充符第五 ..... 88

## 庄子内篇注卷之四

- 大宗师第六 ..... 101  
应帝王第七 ..... 130

## 附录

- 愁山绪言 ..... 141

《庄子》一书，乃《老子》之注疏。予尝谓老子之有庄，如孔之有孟。若悟彻老子之道，后观此书，全从彼中变化出来。以其人宏才博辩，其言洗洋自恣，故观者如捕风捉影耳，直是见彻他立言主意，便不被他瞒矣。

一部全书，三十三篇，只内七篇，已尽其意，其外篇皆蔓衍之说耳。学者但精透内篇，得无穷快活，便非世上俗人矣。其学问源头，《影响论》发明已透，请细参之。\*

---

\* 这两段文字，乃憨山对《庄子内篇注》的一个总交代，金陵刻经处刊本排于“庄子内篇注卷之一”之后，“逍遥游第一”之前，今移至此处。



### 逍遥游第一

此为书之首篇。庄子自云：“言有宗，事有君。”即此便是立言之宗本也。

逍遥者，广大自在之意，即如佛经无碍解脱。佛以断尽烦恼为解脱，庄子以超脱形骸、泯绝知巧、不以生人一身功名为累为解脱，盖指虚无自然为大道之乡，为逍遥之境，如下云“无何有之乡”、“广漠之野”等语是也。意谓唯有真人，能游于此广大自在之场者，即下所谓“大宗师”，即其人也。

世人不得如此逍遥者，只被一个“我”字拘碍，故凡有所作，只为自己一身上求功求名。自古及今，举世之人，无不被此三件事，苦了一生，何曾有一息之快活哉？独有大圣，忘了此三件事，故得无穷广大自在、逍遥快活。可悲世人，迷执拘拘，只在“我”一身上做事。以所见者小，不但不知大道之妙，即言之而亦不信，如文中“小知不及大知”等语，皆其意也。

故此篇立意，以“至人无己、圣人无功、神人无名”为骨子，立定主意，只说到后，方才指出，此是他文章变化鼓舞处。学者若识得立言本意，则一书之旨了然矣。



1.1 北冥 北海，乃玄冥处也。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

庄子立言，自云“寓言十九，重言十七，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”，一书之言，不出三种。若此鲲鹏，皆寓言也，以托物寓意以明道，如所云譬喻是也。此逍遥主意，只是形容“大而化之之谓圣”，惟圣人乃得逍遥，故撰出鲲鹏，以喻“大而化之”之意耳。

北冥，即北海，以旷远非世人所见之地，以喻玄冥大道。海中之鲲，以喻大道体中，养成大圣之胚胎。喻如大鲲，非北海之大，不能养也。鲲化鹏，正喻“大而化之之谓圣”也。然鲲虽大，乃块然一物耳，谁知其大？必若化而为鹏，乃见其大耳。鹏翼若垂天之云，则比鲲在海中之大，可知矣。

怒而飞者，言鹏之大，不易举也，必奋全体之力，乃可飞腾。以喻圣人，虽具全体，向沉于渊深静密之中，难发其用，必须奋全体道力，乃可舍静而趋动，故若鹏之必怒而后可飞也。圣人一出，则覆翼群生，故喻鸟翼若垂天之云，此则非鲲可比也。海运，谓海气运动，以喻圣人乘大气运以出世间，非等闲也。将徙，徙者，迁也。南冥，犹南明，谓阳明之方，乃人君南面之喻。谓圣人应运出世，则为圣帝明王，即可南面以临莅天下也。

后之《大宗师》即此之圣人，《应帝王》即徙南冥之意也。所谓“言有宗，事有君”者，正此意也。

1.2 《齐谐》者，志怪者也。《谐》之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

庄子意谓，鲲鹏变化之说，大似不经，恐人不信，故引此以作证据，谓我此说，非是漫谈，乃我得之于《齐谐》中也。

问曰：《齐谐》是何等书？曰：乃志怪之书，所记怪异之事者也。故《谐》之有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。”言翼击海水，振荡三千里，则其大可知。扶摇，大风也。以翼抟大风，以飞而上者，一举而九万里之远，则其大益可知已。六月，周六月，即夏之四月，谓盛阳开发，风始大而有力，乃能鼓其翼。息，即风也，意谓天地之风，若人身中之气息。此笔端鼓舞处，以此证之，则言可信也。

1.3 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耶？其远而无所至极耶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

此言大而又大之意也。

野马，泽中阳焰，不实之物。尘埃，日光射隙，以照空中之游尘。生物以息相吹，言世之禽鸟虫物以息相吹，谓气息之微也。

苍苍者，非天之正色，乃太虚寥远，目力不及之地也。意谓鹏

鸟之大，可谓大矣，然在太虚寥廓之上，而下视之，一似野马、尘埃而已，眇乎小哉。即扶摇之大风以鼓之，亦若生物之以息相吹、相嘘而已，何有于大哉？故曰“其视下也，亦若此已矣”，意谓圣人之大虽大，亦落有形，尚有体段；而虚无大道无形，不可以名状，又何有于此哉？此即以圣人之所以逍遥者，以道不以形也。

**1.4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** 凹处也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；谓芥子大舟也。置杯焉则胶，胶，粘着也。谓坳堂之上，不过杯水，止可以芥子大<sup>①</sup>舟则浮；若以杯为舟，则胶粘不动矣。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，则风斯在下矣，谓鹏能一飞九万里者，则是风在下而鹏在上，鼓之负之，乃可远举；若风小，则无力，不能举矣。而后乃今培风；背负青天大风在下，大鹏培在风上，使得背负青天，乃不墮落。而莫之夭阏者，夭，中道而折也。阏，壅滞而不行也。言得此大风培送大鹏，一举九万里远，直至南冥，而不中路夭折、壅滞也。而后乃今将图南。言必有此大风，然后方敢远谋图南之举；风小，则不敢轻举也。

此一节，总结上鲲鹏变化图南之意，以暗喻大圣必深畜厚养，而可致用也。

<sup>①</sup> “大”，宜作“为”。

意谓北海之水不厚，则不能养大鲲；及鲲化为鹏，虽欲远举，非大风培负鼓送，必不能远至南冥。以喻非大道之渊深广大，不能涵养大圣之胚胎；纵养成大体，若不变化，亦不能致大用；纵有大圣之作用，若不乘世道交兴之大运，亦不能应运出兴，以成广大光明之事业。是必深畜厚养，待时而动，方尽大圣之体用。故就在水上风上，以形容其厚积。

然水积本意，说在鲲上，今不说养鱼，则变其文曰“负舟”，乃是文之变化处，使人捉摸不住。若说在鲲上，则板拙不堪矣。意笑世人轻薄浅陋，口耳之学，又无积德深厚，何敢言其功名事业也。

**1.5 蜩** 小寒蝉也。与学鸠 学飞之小鸠也。笑之曰：“我决起 尽力而飞也。而飞，抢 撞也。榆枋，时则不至，而控 投也。于地而已矣，奚 何也。以之九万里而南为？”适 往也。莽苍 一望之地也。者，三餐而反，腹犹果 实也，谓尚饱也。然；适百里者，宿舂粮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之二虫又何知！

此喻小知不及大知。谓世俗小见之人，不知圣人之大，犹二虫之飞，抢榆枋则已极矣，故笑大鹏，要九万里何为哉？此喻世人小知，取足一身口体而已，又何用圣人之大道为哉？

庄子因言，世人小见，不知圣人者，以其志不远大，故所畜

不深厚，各随其量而已。故如往一望之地，则不必畜粮，一饭而往返，尚饱。此喻小人以目前而自足也。适百里者，其志少远，故隔宿舂粮；若往千里，则三月聚粮，以其志渐远，所养渐厚。此二虫者，生长榆枋，本无所知，亦无远举之志，宜乎其笑大鹏之飞也。举世小知之人，盖若此。

**1.6 小知不及大知**，以上二虫，以喻小知之人。小年不及大年，此以小年大年，又比小知大知也。奚以知其然耶？朝菌 粪壤之菌，朝生夕枯。不知晦朔，一月也。蟪蛄 夏虫也。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 神龟也。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此大年也。而彭祖 有寿之人。乃今以久 寿也。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

此因二虫之不知大鹏，以喻小知之人不知圣人之广大，以各尽其量，无怪其然也。如朝菌、蟪蛄，岂知有冥灵、大椿之寿哉？且世人只说彭祖八百岁，古今独有一人，而众人希比其寿。以彭祖较大椿，则又可悲矣。世人小知，如是而已。

**1.7 汤之问棘** 汤之贤相也。也是已：言小知不及大知，即汤之问棘，便是此事也。“穷发 不毛之地也。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要显北冥、南冥，都是海，故此著“天池”字。有

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长也。者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抟扶摇羊角旋风也。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云在半空，而鹏飞负天，故云“绝云气”。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鴳斥，泽名。鴳，泽中小鸟也。笑之曰：‘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七尺曰仞。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，而彼且奚适也？’”此小大之辨也。

前引《齐谐》，以证鲲鹏之事；此复引汤之问棘，以证小知大知之事。言上说“小知不及大知”之说，即汤之曾问于棘者，便是此事。然且即举鲲鹏，不但证其鱼鸟之大，抑且证明小大之辨，故一引而两证之，其事同而意别也。故下文即明小大之不同。

**1.8 故夫** 故夫者，承上义而言也。知效一官，行比用也。一乡，德才也。合一君，而征所信也。一国者，其自视也，亦若此矣。亦若斥鴳之自足也。而宋荣子犹然笑之。宋荣子，宋之贤人也。笑，谓彼四等人，汲汲然以才智以祈一己之浮名者。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沮，丧气失色也。定乎内外之分，辨乎荣辱之境，斯已矣。言宋荣子所以笑彼汲汲于浮名者，其自处以能忘名，故举世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非之而不加沮。此但定其内之实德在己，外之毁誉由人，故不以毁誉少动其心，以知荣辱与己无预，如此而已矣。彼其

于世，未数数然也。言宋荣子所以能忘毁誉者，但不汲汲以求世上之虚名耳。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言未有树立也，以但能忘名，未忘我。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轻举貌。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返。彼于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。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列子虽能忘祸福，未能忘死生，以形骸未脱，故不能与造物游于无穷，故待风而举，亦不过旬五日而即返，非长往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正，天地之本也，如“各正性命”之“正”。而御六气之辩，乘天地，则宇宙在手。六气者，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，乃造化之气也。御六气，则造化生乎身，是乘大道而游者也。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？彼圣人乘大道而游，与造化混而为一，又何有待于外哉？故曰：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至人、神人、圣人，只是一个圣人，不必作三样看，此说能逍遥之圣人也。以圣人忘形绝待，超然生死，而出于万化之上，广大自在，以道自乐，不为物累，故独得逍遥，非世之小知之人可知也。

庄子立言本意，谓古今世人无一得逍遥者，但被一个血肉之躯、为我所累，故汲汲求功求名，苦了一生，曾无一息之快活；且只执著形骸，此外更无别事，何曾知有大道哉？唯大而化之之圣人，忘我、忘功、忘名，超脱生死，而游大道之乡，故得广大逍遥自在，快乐无穷。此岂世之拘拘小知可能知哉？正若螭鸪、斥鴳之笑鲲鹏也。主意只是说，圣人境界不同，非小知能

知，故撰出鲲鹏变化之事，惊骇世人之耳目，其实皆寓言以惊俗耳。初起且说别事，直到此方拈出本意，以“故曰”一句结了。此乃文章机轴之妙，非大胸襟无此气概，学者必有所养，方乃知其妙耳。

此上乃寓言，下乃指出忘己、忘功、忘名之圣人，以为证据。

**1.9 尧让天下于许由**，尧以治天下为己功，今让与许由，乃见忘己、忘功之实。曰：“日月出矣，而爝火 尧自喻爝火，以许由比日月。不息，其于光也，不亦难乎！爝火之光，难比日月。时雨降矣，以比许由。而犹浸灌，浸灌劳力而功小，以自比也。其于泽 润也。也，不亦劳乎！此自见其功不足居也。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言许由立地之间，天下自治。而我犹尸 主也。之，吾自视缺然。言有许由如此之圣人，返隐而不出，而我自愧如此，犹居人君之位，今乃自知缺然也。请致天下。”然尧虽能让天下，则能忘己、忘功，尚未忘让之之名，如宋荣子之笑世也。许由曰：“子治天下，今子治天下。天下既已治也。天下既治则已，又何求人哉？而我犹代子，吾将为名乎？言天下已治，乃尧之功也。今让与我，是我无功而虚受人君之名也。我岂为名之人乎？名者，实之宾也，吾将为宾乎？名自实有，今我无实而有名，是我全无实德而专尚名而处宾。吾岂处宾不务实之人乎？鷦鷯 小鸟也。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



不过满腹。此许由虽能忘名，而未能忘己，如鹤鹑之一枝，偃鼠之满腹，皆取足一己之意，正似列子御风而未能忘形。若姑射神人，则无不忘矣。归，句。此斥尧速归也。休乎，句。此止尧，再不必来也。君，句。此一字冷语，意谓你只见得人君尊大也。予无所用天下为！言我要天下作何用也！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巫祝之人，不离樽俎。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”此二句乃许由掉臂语，谓尧不治天下，如庖人不治庖，只该寻要天下的人，不可寻尸祝。我非其人，岂弃我之所守而往代之耶？

因前文以“宋荣子”一节，有三等人，以明忘己、忘功、忘名之人。此一节，即以尧让天下，虽能忘功，而未忘让之之名；许由不受天下，虽能忘名，而取自足于己，是未能忘己。必若向下，姑射之神人，乃大而化之之神人，兼忘之大圣，以发明逍遥之实证也。

1.10 肩吾问于连叔曰：“吾闻言于接舆，大而无当，言大无实。往而不返。言只任语去，而不反求果否也。吾惊怖其言，犹河汉而无极也，大有迳庭，二字皆去声，谓过当也。不近人情焉。”肩吾信不及处，信是小知小见也。连叔曰：“其言谓何哉？”问所说何事也。曰：“藐极远也。姑射山名。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肤若冰雪，言肢体清莹也。淖约